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冬十月乙丑朔詔興修農田水利應賞者監  
司申司農寺於鄰路差官餘官及諸色人委提刑司於  
別州縣選官覆案保明 詔取諸軍自來出戰有功該  
轉資人委當職官呈驗如少壯籍姓名功狀以聞

丙寅詔知陳州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徙應天府過闕令入見 司農寺言今年四月乙巳詔災傷路分見編排保甲方田及造五等簿並權罷候歲豐農隙取旨今年秋成乞下諸路及開封府界除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依前權罷外餘候農隙編排保甲方田及造五等簿內永興秦鳳等路義勇保甲依八月甲申詔候來年取旨從之

八月甲申詔未見甲申十九日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日四月六日

丁卯權發遣京東轉運副使趙濟言廣濟河通流貨財

為利甚博朝廷昨以河水淺澁滯留綱運遂廢輦運司  
以上供糧六十二萬石令認折斛錢三十六萬緡自此  
民間糴賤傷農又頓虧沿河課利如朝廷許令復舊即  
別具措置利害以聞詔定陶知縣張士澄與同勾當修  
內司楊琰相度修廣濟河廢廣濟河運年月當考天聖  
六年七月合參照又熙寧八  
年十二月九年四月元豐五年二月廢  
廣濟河輦運至八年八月復置當并考

戊辰詔河北河東路當差管勾訓練義勇保甲官並令  
提舉義勇保甲司奏舉都官郎中新知夔州鄭惟幾

言伏見奉特勅奏舉邊臣任用後不如所舉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如致城寨不守其舉主雖會恩不原減竊以戰守之職所繫甚重舉主有罰無賞乞被舉者如擢用後因戰守有功事狀尤異其舉主亦等第旌賞詔自

今邊臣功狀顯著者勘會舉主取旨

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詔獎黃琮劉舜

卿

詔官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並不在給募役人

之限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太子中允劉載監杭州

龍山稅坐前知司農寺丞京東體量賑濟災傷擅立關

子式牒諸州軍付饑人於積蓄之家假貸違法也

六月辛未

載初以佐著作  
除中允檢討

贈靖難節度使追封新平郡王謚恭

靖宗保卒詔以宗保仁宗朝嘗養於宮中故優贈之宗  
保允成子出後昭成太子為孫既繼昭成與母康氏異  
宮定省未嘗闕母或遣人至雖微賤必冠帶見之母卒  
執喪哀毀康氏好方書每歲以錢十餘萬為藥以施疾  
者宗保歲歲如之每製藥必涕泗追慕性仁恕吏盜米  
至千餘石貫其罪或謂宗保太寬宗保曰彼盜賊當流

吾恐其人竄遠地則父母妻子皆委溝壑故不忍也嘗於坐隅書忍字以為戒宗室賢之

己巳淮南東路轉運司言頻年水旱乞差官以楚州市易本錢糶蘇州米三十萬石應副軍儲或糶用淮南價撥還市易從之令提舉楚州市易司施行如兌充軍糧令轉運司依和糶價償之

庚午詔近遣光祿寺丞杜純相度於沿蔡河州軍置糶場計置輦運以食河北路可更於沿黃河州縣計置除

朝廷賜本錢外同轉運司計腳費以聞 又詔河北東西路察訪司保甲災傷及五分縣與免教閱仍令本司約府界閱試比較武藝給錢糧放散日數立法其義勇閱試更不增糧止支例物

辛未中書言准條南郊前一季許約法斷案外餘不約法勘會每約法大理寺供狀法申中書樞密院即檢斷審刑院更不貼草節略貼黃法狀比貼黃繁多刑房吏少慮當此擁併點檢不精乞更不約法止兩月前召審



刑大理官赴中書令斷議官同議斷依舊貼草止作節

狀申中書樞密院受誓戒前半月依此催促

朱史以為小事削去

新本從之

又奏看詳編修條例所言大禮臣僚加恩舊無定

例推恩不一有宗室皆為諸王使相而充獻官及免者

食邑並加千戶或不充獻官加七百戶今並改作千戶

有皆為知樞密院樞密副使宣徽使而帶節度使者食

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不帶節度使者食邑加五百戶

實封二百戶今並改作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從之

士申詔將作監具已科定修三司所用監官兵匠之數  
及合役月日以聞 涇原路經畧司言乞自今漢蕃戶  
盜西界牛馬聽逐路依收接條例於沿邊處界首說諭  
給還從之 詔義勇保甲所習武藝弓須及七斛以上  
弩兩石以上仍以十分為率弓及槍刀各毋得過二分  
餘並習弩 中書言諸州流民雖願歸業緣河北賑濟  
糧數不多欲令京西南北路差去官詳累降指揮存卹  
無令饑凍如自願歸業者聽之南北路各賜度僧牒二

百州助教勅告各二十以助賑濟從之

墨本便於此日  
載遣裴昱賜韓

琦等詔及琦答疏誤也朱本因  
之今移入八年四月蒲禧去時

提舉河北河東路義

勇保甲沈括等言乞自京給例物赴逐司准備支用不  
足以逐州軍錢充三司撥還又准朝旨令監司官分定  
州軍提舉義勇保甲乞應教閱月令逐官往來提舉又  
義勇乞委安撫司選兵官同本縣官一員監教河北義  
勇保甲依陝西秦鳳路例別籍上等立通選格及參詳  
未盡事理條畫以聞欲乞遇所至州縣見教民兵即親

閱視其餘委監教官精選並從之淮南等路發運

司言真揚楚州運河久不浚乞賜錢糧下兩司候綱運  
稍空募人興工從之仍許截留上供錢米各五萬四千  
貫石知荆南潘夙罰銅八斤轉運使孫楠荆湖北路  
都監朱允中各七斤坐妄奏權知懿州左藏庫使李浩  
斬軍人及擅交割公事赴太原府新任不實故也

丙子衛州防禦使馮行已權同勾當三班院始自雄州

還朝也

還朝據本傳欲載鄉巡弓手廢復故出此不然削去

沿邊舊有鄉巡弓手

後悉廢罷而北界巡馬如故數漁界河剽取舟船行已

請復置鄉巡弓手以杜侵爭之端上手詔嘉納

此據行已本傳

不知端的月日且附行已歸朝堂三班後王安石熙寧六年四月一日日錄載行已不欲復鄉弓手與本傳特

異行已舊傳亦同新傳不知史官何故畧不參照日錄當是日錄不可信也

皇城使端州

刺史帶御器械同管勾外都水監丞提舉河北興修水

利程昉領達州團練使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

言舉各追一官勒停權發遣轉運副使陳知儉罰銅二

十斤轉運判官黃好謙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趙偁前權

發遣東路提點刑獄段繹各十斤初昉開葫蘆河引水

入新開故道浸民田不可勝計詔河北東路轉運司遣

官相視

本志云葫蘆河本西山水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於大河

熙寧中程昉請開引水新河故道詔遣官按視云云不記是熙寧幾年按日錄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有韓宗師劾程昉事已附見本月日轉運司遣伸及言舉伸言舉奏新河身比

舊河高一丈以來致水逆行浸民田

宋要錄云知儉等憑之以奏

詔

昉具析昉反言引水通快官私船棧畧無阻滯及滹沱

河下尾河塘通濶三十餘步詔遣都水監丞劉增黃御

等與催綱李直躬考驗而璦等奏如昉言故昉遷官而

絀伸言舉知儉俾好謙皆以憑伸等奏故罰之開河部

役官吏仍令昉等第保明

會要水利門七年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昉

遙領達州團練使昉治濬沱河議者互出所見謂非利昉確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進官以賞之會要所書蓋專為昉道地與元祐史官不同當考元祐史官載伸等言致水逆行昉反言云云紹聖史官乃削去致字反字此可

**御史盛陶嘗論昉曰**

盛陶論奏程昉不得其時今附此更詳之

陶以五年九月為御史八年閏四月罷**昉挾第五埽塞決河之功專為已**

**力假朝廷威勢恐動州縣故縱壕寨徒屬騷擾不法臣**

意其能為朝廷立事不無小害久之不敢輕言今聞昉所開共城縣御河頗廢人戶水磴多用民力不見成功又議開泌河因察訪官案行始知不當漳河滹沱河之役臣不知用工幾何淤田若干即今通流與否而水占邢洺趙深祁之良田民頗咨怨王廣廉孔嗣宗錢勰以至趙子幾皆有論列采之謠言至有魔王金塊之謂其姦欺之狀則聞多置撻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勢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無恥之徒希合響附道



路厨傳與國信同而監司不與焉至其悖慢豪橫則受  
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朝廷假  
借任使惟以水政其如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蓋其  
常態今昉故違制書已被勘劾雖該恩宥尚冀聖斷施  
行其他興作案近制開修河道之類若相度利害不實  
致沮廢功利枉用財力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乞先委官  
代還乃行案驗上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且欲任使開  
漳河七百萬工濬沱八九百萬工已議體量然朝廷訖

不果根治也

陶論昉不得其時今附昉領達州團練使後近旨枉費不以赦原蓋是九月一日張

琥奏案驗水利不實不當者朱本云盛陶王廣廉孔嗣宗皆嘗論泰然朝廷皆不果根治也其城屬衛州河

北西路邢洺趙深並係西路

丁丑詔中書檢正公事官自今員外郎依正提點刑獄

例奏子孫賜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許安世權檢正

中書禮房公事葉適家錢各百千以安世丁母憂適卒

故也

適事見六月二十一日

河北西路察訪司言準朝旨買饑

民耕牛以備軍行輜重或候歲豐聽民間請買實為便

利從之 詔河北兩路察訪所至案視教閱義勇保甲  
有武藝出倫並第給例物如案視不及處委本司官或  
元分定監司提舉管勾官施行 成都府路轉運司言  
本路年例移稅往別路遠倉輸納今歲災傷乞止應副  
利梓州一半估錢外餘正色乞權免支移詔免綿州秋  
稅其戎瀘龍劔州依例那移錢物以辦年計

戊寅詔兩浙西路提舉司出米三萬石賑濟常潤州災  
傷

庚辰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察訪荆湖  
路常平等事伉辭不行以檢正戶房公事蒲宗孟代之  
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  
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校盈虛之法欲  
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及場務坑冶河渡房  
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注  
籍歲比較增虧及具廢置各件錢物羨餘橫費等數或  
收多則尋究因依以當職之官能否為黜陟若支不足

或有羨餘理當推移使有無相濟如此則國計大綱朝廷可以省察議論政事足寬民力仍乞臣絳提舉而三司使章惇亦言天下財賦帳籍汗漫無以察其耗登之數請選置才士刪修為策每年校其增虧以考驗諸路當職之官能否得以升黜故有是命

絳傳云繼王安石之後請置局中書

鈞考用度以均節邦計滯留多不決數月以疾辭新舊錄並同當考八年九月庚午罷會計司

京西

南路流民置田買耕牛權免稅錢 樞密院言在京并

諸路新招兵南郊賞給恐難與舊人同例詔應降御札

後招禁軍廂軍等賞給並給舊人之半 詔提舉市易

司歲舉京官五員 知諫院鄧潤甫言聞開封府司軍

巡院所禁罪人多久繫不決有自春夏迄今猶未予奪

詔開封府具析以聞 權發遣三司使章惇言三司焚

毀舊行公案全闕吏人帳司吏多乞選三十人分於逐

案却撥三司善筭吏還帳司詔差十五人又奏乞從臣

委官及選檢法官一員同取索在省主行文籍逐一看

詳素有令式者歸有司未有令式者立條例又奏乞三

司僚屬從臣選舉外司之財三司總領如外司有不職不

奉法者以時案舉並從之

十一月戊戌實錄又書三司言乞發運司市易財利並歸

三司從之即此總領外司之財也今存此去彼

辛巳詔成都府路茶本錢令轉運司應副如不足即借

兌提舉司坊場剩錢又不足即借常平錢令司農寺拘

轄撥還詔開封府界諸縣災傷權住聚教保甲一年

司農寺司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

以鄰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納一稅

一替逐甲置牌籍姓名於替日自相交割縣毋得勾呼  
衙集役使除許催科外毋得別承文字違者許人告以  
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

八年閏四月乙巳甲寅可考

詔

中書樞密院案河北被災至甚州軍文武官職事要切  
不可闕人管勾外餘相度裁省 又詔淮南發運司歲

歲於兩浙所買紬絹許自來年以後於出產州軍置場  
和買或預給價錢毋得抑配民戶 上批宗室見補外  
官者皆非近制所當出之人宜依令宴例仍舊與南郊



賞給 詔義勇正身不許應募充役已應募者召人對  
替 蘇州人初士堯言曹孝立乞修圍本州五縣田岸  
有害無利乞諸縣修三等田岸於春冬分兩番修築詔  
轉運司相度利害以聞其後轉運副使張靚按孝立所  
議果非便其總役檢討官魏諤等並劾之

孝立初見五  
年十一月

癸未河北西路轉運司言自去秋至今年夏兩蠲稅及  
虧欠課利七十五萬緡已奉朝旨令三司指揮提舉河  
北糴便糧草李直躬輒移沿邊鈔與西路令商人入中

糧二十萬石及賜內藏庫錢十萬緡緣本路連歲災歉  
乞更賜錢三十萬緡資助經費嚴約束東路依元定通  
融年額錢帛應副詔賜發運司市易務收管錢二十萬  
緡

乙酉職方員外郎權發遣江淮發運副使公事張頡陞  
一任時頡以秋運奏計至京上令具羅拯薛向等推恩  
例進呈舊例發運副使理三司副使資序者除天章閣  
待制時頡方權發遣又理通判資序故也上批今歲江

淮上供糧實至京師者比元額不及三分之一近又諸路屯兵歸倉計增廩給不少不預處置慮耗歲額或致

闕乏宜督張頡奏事訖速還本任計置來年元額

張頡附傳

云為發運副使詣闕奏事六路財利蓄息頡不自言神考問其意對以不敢用是希賞具數奏上乞付中書以避臣下私有貢獻之嫌詔從之按上批今歲上供比元額不及三分之一則附傳所稱財利蓄息恐飾說也今

不取

詔管軍臣僚毋得通婚如未管軍前已為親屬者

自陳

丙戌詔三司借上供糧十萬石與淮南西路提舉常平

司準備出糴或借支用上批王安石生日可差入內

東頭供奉官馮宗道依在外使相例取賜蓋特恩也

熙寧

六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應荆公復進因郊禮進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見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此據魏泰東軒錄因安石依使相例且附此泰所聞或未必然當考

詔大小使臣出官自今武舉使臣更不試策其乞試

弓馬比元試增斗力方許試增橋道清塞雄勝指揮料

錢滿三百

已丑三司言知熙州王韶乞依沿邊和糴例以一分見錢九分西鈔別定價募蕃客中賣給鈔應副糴糧從之庚寅詔左班殿直雄州歸信容城縣尉臧景到任以來用心悉力職事幹辦可除閤門祗候就差知雄州歸信容城縣景前已見詔自今大使臣任路分都監知州軍以上合降差遣者除橫行使副以上及降州鈐轄之類審官無闕者並令樞密院量情罪差注餘並量所坐輕重取旨與本院差遣或送審官西院其小使臣特旨責降

者準此 三司使章惇乞借內藏庫錢五百萬緡令市  
易司選能幹之人分徃四路入中筭請鹽引及乘賤計  
置糴買詔借二百萬緡 知桂州劉彛言邕州溪洞積  
年水旱所欠稅米等乞援赦除放從之

辛卯直舍人院同管勾國子監李定兼權判司農寺

壬辰中書條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寨戶除防拓巡警及  
緩急邊事許一面差撥外若修城池或和雇夫馬牛驢  
即申經略安撫鈐轄司指揮如敢別差倩及科配和雇

不以正身家人並科違制之罪雖經赦降去官不原委按  
察官覺察及立賞許人告從之其夔州路義軍廣南槍手  
土丁峒丁湖南弩手福建鄉丁槍手準此 詔義勇保甲  
令三路提舉官詳定教閱武藝陣隊法 權提點開封府  
界諸縣鎮公事蔡確言夏田災傷十分乞免來年春夫從  
之 權淮南發運副使張頤乞今後使副只於真州本司  
連書發遣遇春運擁併即輪一員至揚楚泗州以來提舉  
催促部押末運入京奏事從之 詔應教閱諸軍人員有

能部轄士卒比諸軍最整齊或嘗經驅使見其幹辦有膽略堪統領陣隊者在京委殿前馬步軍司在外委都副總管安撫鈐轄知州路分都監保舉司奏樞密院類聚注籍遇須人驅策以舉主多者取旨勾抽驗問錄用

癸巳天章閣待制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韓縝權知開封府工部郎中直集賢院新知邢州范純仁直龍圖閣權發遣慶州純仁過闕入覲上見之甚喜曰卿父在慶州甚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純仁頓首謝曰臣



不肖何足以繼先臣但以陛下過聽誤使承乏耳上問  
曰卿兵法必精對曰臣素儒家未嘗學兵法又問卿縱  
不學兵法卿久隨侍在陝西必亦詳熟邊事對曰臣隨  
侍時年幼並不復記憶兼今日事體與昔時不同純仁  
度必有以開邊之說誤上者因進言臣不才陛下若使  
修繕城壘愛養百姓臣策疲駑不敢有辭若使臣開拓  
封疆侵攘彊寇非臣所長願別擇才帥上諭曰以卿之  
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為朕悉心耳對曰臣子之於君父

若有可展報効處殺身不避豈有不盡心力耶但陛下  
所責非臣所長不敢面謾欺罔以對純仁辭益堅上卒  
不許 詔賜淮南路常平米二萬石下淮南西路提舉  
司易饑民所掘蝗種又賜五萬石下河北東路提點刑  
獄司賑濟流民許出糶仍先於常平倉撥見錢賑濟麤  
色糧聽給價錢 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孫永降授  
龍圖閣直學士罷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永  
體問納免行錢利害不當也 是月上以新定結隊法

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廊延帥趙高  
俾講求推及諸路詔高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  
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  
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  
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高曰近令李憲齋新定  
結隊法并賞罰格付卿同詳議施行可否及因以團立  
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已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  
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齋赴闕於是高奏臣伏詳置陣之

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儵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陣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儵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儵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队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

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  
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僣次選勇悍者  
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  
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  
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  
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  
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受敵體被  
重瘡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

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  
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  
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  
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  
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  
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  
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自廂都指  
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

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  
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  
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盖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  
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  
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  
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臣誤蒙訓諭蚤暮以  
思偶有所見不敢不盡

此據兵志第四卷  
十月事附見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九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秦泉

謄錄監生

臣嚴績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十一月乙未朔上批劉定昨馳往涇州體量  
弓箭手蕃部當賑濟否至今多日深慮過時或致逃徙

餓殍宜速具以聞

九月九日遣定

上批累降指揮令軍器監

具可用戰車制度聞奏至今未見將上宜令疾速詳定

進呈

八月二十日載沈括所論乃民車也可參考

丙申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言劉忱等與蕭素梁穎商量  
地界語不條暢縱有開發多失機會已具奏乞移文理  
辯望早裁處詔改差呂大忠替蕭士元初大忠既受命  
以父憂去是歲九月詔奪喪權衣墨服與劉忱密議不  
與北人相見至是以舜舉奏罷士元還忻州起復大忠  
為西上閤門副使知石州與北人相見如大忠請許不  
聽樂候食畢會議

大忠丁父憂當在六月間葬畢乃起復蓋九月間也然九月十三日詔劉

忱蕭士元會蕭素梁穎於大黃平猶云大忠以憂不至據大忠集十月二十日大忠至代州其至大黃平與忱等密議蓋十月二十二日及是月二日乃出見穎素不知李舜舉所稱語不條暢但指士元或并指忱若大忠既與忱等密議則語不條暢忱亦必在其間今獨罷士元似語不條暢專指士元也先是素穎頗

倔強未肯見忱及士元一日蕃酋忽引兵萬衆入代州

界焚鋪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穎徑入橫都谷施帳幕

邀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於西徑東谷忱等以

侵地愈深不許竟會於大黃平

不知竟會於大黃平是何月日據呂大忠集乃

十月二十二日但恐非初會西徑東谷即車場溝

凡四三見初議指蔚應朔三

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忱等偕素頴行視無土壠素頴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皆有分水嶺槩言分水嶺為界則至時可以罔取此其微意也與忱等相持久之議不能決及大忠至屢以理折素頴素頴稍屈然訖不肯從

大忠等議也

自素頴頗屈強至劉忱等相持久之此據實錄八年四月五日所書今移入此實錄

又云忱初以疾不即至按忱卒與素頴會議不見忱屬疾事今削此不載大忠以理折素頴素頴稍屈此據大忠行狀及徽宗實錄大忠附傳此月二十八日劉忱等乞差郭遠巡邊據忱所言則素頴終不肯服大忠傳云稍屈或緣飾之辭也八年三月十七日大忠乃罷

岢嵐軍使西京左藏庫副

使劉瑄降一官通判大理寺丞蔣承之展二年磨勘坐  
根括曠土有訟女戶冒佃戶絕地千餘頃推劾不實并  
不察吏受賕故也 給度僧牒五百付河東路轉運司  
修城

丁酉河北東路轉運提舉司言夏秋災傷放稅八九分  
以上乞倚閣第四等以下秋料役錢及當納去年倚閣  
青苗錢從之

墨本於丁酉載上批問河東北流移  
入朱本削去今移入八年四月末

詔

房州房陵縣令張存中放歸田里以京西南路轉運司

言存中寄私書謝前任押司錄事及言知州綦愿託買  
田事既絀存中愿劾罪以聞 定州路副都總管步軍  
都虞候楊文廣卒贈同州觀察使文廣時獻陣圖及取  
幽燕狀未報也

戊戌賜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張頡獎諭敕書并  
銀絹二百先是章惇言措置梅山實自頡發之詔頡具

元奏事節以聞故有是賜

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除  
發副賜絹三百當考

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李承之言檢會刑部大理寺斷覆官

元額十二員熙寧五年增置二員今又置習學公事九員三二年間皆改京官乞裁定諸司合置員數詔大理寺詳斷及習學官自今毋過十四員刑部詳覆及習學官毋過六員額外人歲滿不補 知耀州閻充國乞募流民修添水堤詔省倉給豆粟各萬石

己亥三司使章惇乞減罷都孔目官勾覆官各一人辟

官三員充三部主簿詔許舉京官選人

明年十月惇罷三司鄧綰章可

考職官志云章惇以既置主簿則承受催驅及勾銷簿歷皆可辦由是奏廢開拆司及再置開拆司復置主簿

上批汴水依前阻塞可差程昉火急前去相度開撥

早令通快

御集

庚子河東察訪使工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檢正中書  
五房公事李承之為寶文閣待制河北西路察訪使代  
沈括也將遣括使遼故先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韓維落端明殿學士  
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維與孫永同定奪免行錢不  
當故責及之 提舉河北西路常平等事劉定乞逐年



引試保甲詔司農寺同兵部定每年開封府界諸路當  
解發引見人數以聞 詔御史臺閤門整肅禁衛所大  
禮文武班列執事之人出入禁衛者務在嚴整無俾混  
雜如有關防未盡未備詳具條例以聞

辛丑以開州團練使仲淹為文州防禦使池州團練使  
世本為秀州防禦使右千牛衛將軍仲緘仲戡並為右  
監門衛大將軍以學士院試中格也 權提點秦鳳路  
刑獄鄭民憲以熙河營田圖籍來上即詔民憲兼都大

提舉熙河路營田弓箭手

會要註云熙河地多美朝廷委興營田秦辟官屬以集其

事至是始以其圖籍入對本志云民憲以圖籍來對乃以民憲為兼都大提舉熙河路營田弓箭手九年三

月十三日民憲云云又十九日又六月十九日要見初興營田年月又此月十二日民憲遷官又十二月九日

舒亶改官初遣民

憲在三月八日

壬寅詔自今京官為檢正檢詳官一年取旨 知諫院

鄧潤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兵四

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而妄

興夫役乞加絀罰詔差府界提點蔡確究實以聞其後

確言元檢計按覆官有不實命開封府悉劾之 詔馬  
軍副都指揮使賈逵舊城裏左廂巡檢孫吉右廂巡檢  
張忠各降一官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新城裏左廂  
巡檢顧興右廂巡檢石岳開封府判官吳幾復勾當舊  
城裏左廂公事魏中孚各罰銅四十斤坐不能捄三司  
火也

癸卯詔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罰銅三十斤昉被旨  
相度河事而不躬往及劾罪稱誤會朝旨該德音特罰

之

乙巳詔內藏庫借錢三百萬緡付三司買陝西鹽鈔

丙午詔庫部員外郎權提點秦鳳路獄鄭民憲遷一官

內殿丞制陳玉江惟正各減磨勘三年陳留縣主簿周

彥崇臨海縣尉舒亶各循兩資以民憲根括熙河岷州

地萬二百六頃招弓箭手五千餘人團成三十六指揮

借貸糧築堡修屋玉等皆有勞也

初十日民憲入對

三司言

相度秦鳳永興兩路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緡為額從之

詔差大名府德博州春夫總三萬人修大名府城仍約逐縣去大名府三百里內差不足聽旨委文彥博提舉取二年畢

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鹵地及放河水而鹵地皆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劉定周直孺體量以聞其後直孺等言孝先因淤田約水不住壞民

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乞蠲被水戶夏稅從之  
上批聞熙河路募禁軍築城頗妨教閱近已降指揮  
罷之宜令總管司約束兵官教閱

戊申提舉成都府利州路買茶李杞等言乞舉京朝官  
或班行選人五員勾當公事從之 詔權知楚州駕部

員外郎龐元禮通判州事屯田員外郎魏應臣錄事參  
軍盧良臣各追一官勒停司法參軍張裕衝替坐失入  
徒配賣私鹽凡五十六人該德音特責之 呂大忠言

河外有土豪三兩人自來皆交結北界權貴欲自備錢物探事候有驗乞朝廷推恩從之 詔權發遣京西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計置小麥二三萬石應副河北西路民麥種

己酉詔判太常寺官自今可不赴禮院如有議論禮院官赴寺商量從同判寺常秩請也

丁巳薦饗景靈宮

戊午朝饗八室

己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赦天下 河北  
西路察訪使沈括言修城之役乞自次邊緊急處興工  
又乞權罷深州修城卒兼募闕食戶併功修展趙州城  
從之

庚申樞密院言武臣犯罪不至追官而特旨追降官不  
勒停者其叙限比追官勒停人各聽減一暮即追降三  
任以上者仍以三暮叙從之

壬戌河東路商量地界劉忱等言北人盜侵橫都谷邊



臣觀望不即驅逐七月中又侵據大黃平雖移書詰問  
偃蹇自如又欲僭禮正坐不以賓主賴朝廷不從稍沮  
姦慝今已設次於車場溝頗有順從之意似當稍以聲  
勢乘之北人常以姑息期我一旦見形如此彼必動心  
與之會議庶有可合欲乞朝廷暫令郭遠以巡邊為名  
權駐代州協力應副疆事不報

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西  
徑寨主秦懷信乃移差

遣此年九月十三日始詔忱等會大

黃平十一月二日李舜舉奏當考

十二月丙寅詔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留五十

七員從經略使王韶都轉運使熊本請也 詔后廟牆增築五尺勿毀附近民居初內侍楊惟賢乞增廟牆及留巡道一丈而侍禁張從達自言慶厯中嘗準朝旨以私居簷接近廟垣雖令拆修許離墼牆三尺五寸蓋屋留巡道今乞免拆故有是詔後將作監言因舊增高恐不堅實須毀舊牆增廣牆基恐侵民居并前詔罷之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仲旻父宗說坐內亂幽別所仲旻屢疏乞恩至是因朝叩頭殿下泣訴父老且病願

納平生官以還父上亦閔之釋唐突罪未得報退就馬  
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

丁卯文武百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 觀文殿學士兼

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熙州王韶為樞

密副使初韶建議城贊納克詔罷之第令修完熙河二城

減戍省糧為久安計且曰冀卿早還朝宣力也於是召

赴闕未至遂有此命

罷城贊納克據呂惠卿誌韶墓未至京師除樞密副使據御集十一月

晦日方遣人緣路賜韶茶藥也

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應天府張

方平為宣徽北院使判應天府方平辭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開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也乃命與翰林侍讀學士知青州滕甫易任既而

方平卒不行歸宣徽院供職

方平與甫兩易事在十一日甲戌今并書歸宣徽院

供職在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同判司農寺張諤言河東路監司上

省事文字寺有相關者並不同繫書聞轉運使趙子幾與提點刑獄楊詡交相詆毀論議不一州縣患之望移一員與別差遣御史知雜事張琥亦言子幾狠愎楊詡

輕剝皆不可委任乞各與換別路差遣仍委官體量降  
紬詔河東路察訪司案實以聞 三司乞以京東路上  
供糧自明年後不折變錢依舊計置折變米並於河北  
近水路州軍封樁以備邊用從之 梓州路轉運司言

招諭涪井監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都武等夷衆

內附

八年年未實錄又書夷人獻長寧等  
十州地隸瀘州涪井監蓋重出也

岷州團練

使知岷州高遵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客  
省使知通遠軍張守約知岷州左藏庫副使河北第十

八將楊復兼閤門通事舍人權知通遠軍 榮州團練

使趙思忠等入辭詔以思忠為秦州鈐轄不釐事思忠

乞解舍上曰為爾創所居比到完矣乞築堡三兩所上

曰朝廷未知修築處徐有指揮又乞管勾熙河路蕃部

及置酒場賜田詔經略司勘會聞奏

八年六月十七日不許

又乞

鄂特凌古與近上名目詔以是趙家族蕃部候立功與之

又乞團牌并旗詔賜旗團牌各十又乞蕃僧金字牌許

之思忠母乞男繼忠河州修廨舍詔候下本路勘會妻

結日卜聚乞增所受封邑詔遷郡君妻裕囉勒齊乞巴鄂多爾

濟巴鄂索諾木與董古一例官職詔各遷一資又乞各賜

以名乃賜巴鄂多爾濟名忠巴鄂索諾木名毅又乞銀槍旗

亦許之

六月二十一日初賜名十二月二十七日斬鄂特凌古舊史趙思忠傳及附傳並云八年為秦

州鈴轄不拉事思忠乃因經略司自言乞管勾熙河蕃部不許詔於熙河二州給地五十頃乞氏裕囉勒齊各十

頃與本傳不同又遷合州防禦使卒思忠卒在十年按實錄七年十二月四日已除趙思忠為秦州鈴轄與本

傳不同又實錄八年閏四月四日復以思忠為秦州鈴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卹教諸子以中國文字或

七年秦州事當作熙州更詳之

權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言熙

河路招弓箭手雖已給借牛具糧種農器之類蓋今歲  
夏秋之交方占佃田其闕農器糧種者乞許貸省倉及  
支熙州修城銀萬兩經略轉運司封樁見錢紬絹總三  
萬緡以備接借候熟日聽以糧草償從之 知齊州李  
肅之言提舉常平等事吳璟體量臣前任青州違法不  
公今璟收鄆州官妓魏在家及負鄆州官私債數千緡  
詔轉運司案實以聞後轉運司言有實詔璟衝替仍劾  
之竟坐貸所部錢及盜官錢會恩特勒停仍每叙理止



與散官

勒傳在八年八月十四日  
今并書璟珪子也已見

詔涇原路所招舊

弓箭手徙熙河路委帶御器械王中正具元差募弓箭  
手官及所招數以聞

己巳知徐州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傅堯俞管勾崇福

宮堯俞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途知不為執政所容遂

勾間局而有是命

此據呂大防  
墓誌當考

同判司農寺張諤言

本寺總領民政推行委曲始自畿甸其常平官尤在得  
人今府界提舉官二人乃以都水監丞主簿兼領職守

不專乞許於本寺丞內選舉兩員兼府界提舉罷都水  
監官從之差知司農寺丞程之才莊公岳兼管仍令都  
水監丞司勾當公事三員內選留一員 熙河路經略  
司言自置熙河路以來惟舉人未推恩今兩州學職掌  
十一人該免解者乞推恩如禮部試下乞許就殿試餘  
並免解從之 追封皇太后祖繼勲為康王父遵甫為  
武功郡王初皇太后以南郊進封三代上褒寵外家故  
特詔贈繼勲國王遵甫郡王餘依例 上批李憲見寄

昭宣使所有南郊支賜緣憲勾當御藥院三晝夜執事  
最為勤勞難依散官例樞密院言南郊式昭宣使以上  
當支賜銀絹各四十匹兩上曰此係散官無職事人例  
仍賜銀絹各七十五匹兩

御集十六日  
事今附此

上封者言河

北西路災傷乞逐州委官禱名山大川靈祠 中書言  
春秋祭祀雖法從官給而近年諸縣往往借貸豬羊或  
量買市肉以祭乞條約之詔河北西路轉運司令州縣  
自今禱祠祭祀並依祀儀以省錢買禮料

庚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俞充權同判軍器監

充本傳云為淮

南轉運副使還判軍器監誤也七月除淮南十月判監蓋未赴非還也

辛未陳州司法參軍律學正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

為奉禮郎權吏房檢正五房習學及一年者與合入官

權檢正自此始

詔翰林學士知制誥至中書樞密院

議事許繫鞋遇朔望及不因公事依例穿執

魏泰云翰林故事學

士每白事於中書皆繫鞋坐正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為知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他學士皆靴足秉笏而惇獨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

禮大誼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詆毀既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秦所言與此詔不同當考

淮南東路轉運司乞增賜上供糧十萬石募饑人修水利詔司農寺與上供糧五萬石 廊延路經略司言

延州永寧關新作浮梁成賜名寧和

壬申知熙州高遵裕提舉熙河路買馬 詔太宗正司

具赦前貶官宗室及有罪婦女或削封邑冠帔停俸者

元犯以聞 內藏庫乞令三司分二年償借過買鈔錢

帛三百萬從之 樞密院言修內馬步軍教閱所損弓

弩若箭極費物材匠手亦不給詔自今諸軍射遠本等  
武藝及比拍排連用良弓弩餘並用木弓弩令軍器監  
計置數以聞 詔權審官西院主簿熙河路相度營田  
所勾當公事舒亶特改奉禮郎以權提點秦鳳等路刑  
獄鄭民憲言昨相度熙州營田亶為勾當公事宣力最  
多雖蒙恩循兩資緣亶嘗犯公罪於銓格纔得初等職  
官臣近蒙遷官及減三年磨勘乞以減年回授亶改一  
京官故特有是命

十一月  
七日

甲戌崇儀使嘉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王中正為西作坊  
使賜銀絹二百錄秦鳳等路招弓箭手之勞也 中書  
檢會降官降職降差遣人取裁詔司封郎中元積中復  
直昭文館與舊資序差遣工部郎中李大臨蘇頌各降  
集賢院學士度支員外郎呂大防候服闋復知制誥雄  
武軍留後知太原府郭逵復宣徽使和州團練使本州  
安置李師中移京東路州軍安置太子中允監衡州在  
城鹽倉劉摯復館閣校勘簽書判官大理評事監廣州

軍資庫唐垌移江西監當金部員外郎監秀州稅錢顓  
屯田員外郎新知通州孫昌齡太常博士監鳳翔府司  
竹監張戩太常丞知常熟縣王子韶太子中允新監西  
京洛河抽稅竹木務程顥祕書丞通判蘇州胡宗愈大  
理寺丞薛昌朝著作佐郎林旦著作佐郎前知韓城縣  
范育降授光祿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張商英職方員  
外郎通判解州李周比部員外郎通判潁州周約庫部  
員外郎通判大名府賈青右贊善大夫權知祥符縣李



孝純太常少卿同判西京國子監張端太子中舍通判

深州王子淵復合入差遣時責降應復者四十餘人呂

惠卿意所惡者輒廢格不行胡宗愈劉摯皆坐言事落

職外補宗愈又先責至是惟摯復舊職宗愈通判蘇州

如故十年再赦乃復舊職摯嘗言曾布而布尤為惠卿

所惡故也

此據司馬光記聞當考恐此時未復舊職不但宗愈一人蔡承禧論呂大防云云附九年

十月六日又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宰臣韓絳言華州別駕种諤昨取

婁城堡後雖棄之因此尚開邊二十里考其忠力實亦

可嘉乞牽復舊官將領任使詔諤復禮賓副使永興等

路州都監

後為河北第二十八將

詔到闕臣僚依例許上殿者

如遇非次赴闕無許上殿指揮者令閤門申中書取旨

秦鳳等路都轉運使熊本言奉詔體量吳中復皮公

弼張穆之章榘蔡朦等奏議改私錢法先後異同及不

係朝旨買人間私錢事訪問民間全用省樣錢私錢已

不售如中復等議實可行兼王廣淵章惇亦乞通永興

軍一路禁私錢復華亭監并鑄紅崖青鐵錢若依逐官

所奏即須預措置納換私錢及增鑄錢監利害乃可推行欲令三司下永興秦鳳等路制置交子所同相度利害畫一以聞詔中復等奏議異同及不俟朝旨買私錢

並放罪令趙瞻計會逐司速相度以聞

中復知永興公弼轉運穆之刑

獄案常平滕運判此事與八年二月八日甲子相聞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壬戌詔逐司相度食貨志第六卷熊本又言今民間專行省撫錢私錢已息中復等議可用今涇原安撫使王廣淵請如永興路法禁私錢復華亭監三司使章惇請禁私錢復置紅崖青鐵錢用廣淵惇議則尚當措置易私錢及增鑄錢監利害請詔永興秦鳳等路監司及制置交子所同度利害本自具改鑄事數修上之大抵略佐中復所論而頗詰難朝廷如本請

為再下諸路度利害焉明年二月二日甲子可考

本前合在九月二十七日壬戌

廊延路經

略司言延州保安軍諸縣民闕食流移入州未止雖依

乞丐例給口食米數不多乞出省倉米萬石賑濟從之

文思使知府州折克柔言今歲河外饑饉蒙賑貸尚

未周給人欲流散恐北敵因而招誘遂虛並邊民戶臣

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貸候豐熟償詔賜省倉

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貸 詔虞部員外郎權同

管勾外都水監丞范子淵殿中丞權知都水監丞劉璿

文思副使朱仲立並遷一官子淵落權字司勳郎中知都水監丞王令圖等四人減三等磨勘餘減年支賜有差賞開清水鎮直河及用濬川杷導河之勞也

子淵等初受命

在六年冬事具七年六月末

樞密副使蔡挺方奏事上前風眩仆

地內侍掖就西廂上親臨賜藥自殿中肩輿歸府因屢求罷免詔給優假將治挺子朦時為永興軍路轉運判官詔令朦乘驛詣闕已而挺言有子煜任太常丞直集賢院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出繼兄抗今抗有子

潛欽臣近被病乞令煜復歸本宗即罷任詔煜聽歸宗  
所奏官不追煜挺第四子也尋以滕權發遣戶部判官  
煜歸宗乃十六日事滕除省判乃二十一日事今并書  
前月十一日先令滕乘遞赴闕見御集蓋此時挺已病  
也更詳之  
或削去

乙亥詣太平興國寺啓聖院萬壽觀神御殿恭謝翌日  
又詣慈孝寺神御殿遂幸集禧醴泉觀大相國寺駕

部郎中提舉河北東西路糴便糧草李直躬為淮南東

路轉運使

明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安  
石有言故裁直躬差遣

虞部員外郎新

知常州呂嘉問提舉河北糴便糧草復理提點刑獄資  
序以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訟嘉問不應黜陟故也  
初王安石既有江寧之命諤與嘉問持安石而泣安石  
勞之曰已薦呂惠卿矣兩人收淚謝安石

收淚謝安石  
此據魏泰東

軒錄

庚辰遣三司勾當公事黃堯允減價糶淮南路官米

甲申上批馬步軍五十人為隊十人為火隊當用什物  
令軍器監度用若干錢以聞翌日又批隨軍什物內驢

騾數多難辦又平日耗蠹芻粟宜立法於逐將所領兵住營州據用數預令民結保承認遇兵行日量支雇錢令隨軍仍專差官管勾河北東路呂溫卿西路李稷京

東路李察京西路李南公開封府界蔡確

呂溫卿六年十月六日河

北倉十一月二十二日河北西倉其後王安石議廢牧監吳充欲存之準備軍行負馱以為若邊人旅拒馬不可買中國何由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犬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詔定驢牛中書便云騷擾今中書却要臨時買驢以供負馱豈不騷擾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宜令五户或十户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為騷擾今中書計



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今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虛損百姓此所以異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生稷豈可負馱也王安石與吳充爭論據日錄八年四月十七日今附見恐預認牛驢指揮尋已不行仍見本年

月日 詔河南府河北監牧司見在錢帛糧等並隸都提舉市易司充買茶本錢 詔入內祇候高班內品

黎慶之除名勒停梁恭禮入內高班吳立張德恭各勒停免除名入內副都知左騏驎使王昭明追兩官特免除名勒停慶之坐誤發內降文字恭禮報昭明令立德

恭入求於內夫人龐氏重封印從盜御寶法應除名以  
嘗會赦故也

乙酉詔河東路轉運司相度災傷戶與免支移 知沅  
州謝麟言本州屯田務無軍士應募乞依配罪人河州  
法配本州牢城從之 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李參為  
尚書右丞致任

丙戌命翰林學士元絳權御史中丞鄧綰同三司理欠  
司詳定故欠負官物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史館

修撰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請避父嫌名改醴泉觀

改醴泉明年正月十七日事今并書

詔應上殿臣僚並入臘假日引對

先是召對者二十四人以大禮假留積頗久及恭謝畢

上顧閣門奏目雖日增引一二班未能即盡至是臘假

百司俱休沐特御延和殿比日盱見十五班而罷

新舊紀云

引進對官二十有四人

丁亥詔比部員外郎同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減二年磨勘先是在京剩員多冗占及差使輕重不均詔希

顏裁定以聞至是裁冗占者三千六百餘人故賞之  
詔工部郎中直龍圖閣新權發遣慶州范純仁太常丞  
集賢校理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權同判武學劉奉世  
看詳鄜延路分將文字當何如措置以聞其後純仁等  
言相度將本路第一將駐慶州第二將環州第三將大  
順城第四將淮安鎮第五將業樂鎮第六將默伯鎮第  
七將永和寨第八將邠州各統領就糧屯駐泊并下番  
正軍強人漢蕃弓箭手兵馬從之 又詔淮南發運司

以來年上供米三十萬石與淮南東路轉運司二十萬石與西路並充軍糧及減價糶候豐熟逐路撥還隨運上供如償價即斗錢八十

戊子亳州言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州邵亢卒上遣使致祭手詔曰亢藩邸之舊可優贈以官賜謚乃贈吏部尚書官其親屬五人所推恩各陞二等即其鄉造宅五十間賜之太常謚曰安簡

己丑遼主遣益州觀察使耶律寧太常少卿史館修撰

李貽訓其母遣安遠軍節度使耶律用政衛尉少卿乾  
文閣待制李之才來賀正旦

庚寅上批聞河北西路轉運司近差官批記黃河棄隄  
林木修城深州武彊遼使往還甬道兩旁公然書記及  
聞諜者已傳蕭禧兼恐理會展拓城池事未知今此張  
皇是何監司指揮可速以聞

究竟何如

判國子監常秩等

乞立孟軻揚雄像於孔子廟庭仍加爵號又乞追尊孔  
子以帝號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同詳定後不果行

翰林學士楊繪以為加帝號非是當求繪議  
附見於此范祖禹誌繪墓云繪言不必追尊

龍圖閣

直學士孫永提舉中太一宮尋出知潁州

知潁州乃明年三月十七

日今并書之

入內供奉官李翊言護趙思忠一行至新安

驛鄂特凌古毆傷麻宗道詔鄂特凌古追所授官仍令熙河  
路經略司相度決罰拘質鄂特凌古至熙州高遵裕斬之

以徇

十二月四日思忠入辭

辛卯詔諸將官及使臣等所受朝廷約束及兵數文字  
凡干機密不得傳播如違並科違制不以赦降去官原

減事理重者取裁以上批近差定河北諸將命下之後  
將佐兵馬之數人人悉知至於檢中上書草澤亦能道  
三十七將二十萬兵聞多因將副中有軍班出身者與  
舊同輩談說致此張皇可立法誠約故也 詔辰沅二

州並依威茂聽罷免役出錢之法從察訪蒲宗孟請也  
壬辰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潞州威勝平定軍等處  
災傷難人人周給欲取其老疾羸弱及遺棄小兒給粥  
存養中春稍暖可以興工即募壯者充役乞許臣不拘



常法隨宜措置回日具所支錢糧及所濟人數以聞從之  
六宅使知冀州邢佐臣言比有詔應倚閣青苗戶  
更不支借緣夏秋不稔多以闕食指苗錢買春種非獨  
民失望亦恐地曠不耕遺棄厚利乞應種春麥戶皆貸  
以種錢詔五路提舉司第四等以下戶雖經倚閣實有  
合種麥地並依青苗法戶貸錢千與免息 上批東西  
作坊祖宗以來置之皇城之側昨軍器監官求為解舍  
已遷西作坊於彫敝故營安置近司農寺復起遷東作

坊以其地又創修廨舍軍器監同心養私曾不占愴未  
知今來兩作坊却當於何處安置可速具析聞奏 又  
批訪聞見修趙州城所用夜叉散子木植轉運司於定  
州城壕四面採斫不惟枉費脚乘船運重成勞擾兼恐  
將來本州修城自要使用及深州武強道旁係北使過  
往路其林木並仰存留 是日戊辰辛未劉忱呂大忠  
與蕭素梁穎再會於大黃平大忠屢折穎穎不能堪遂  
獨以語觸大忠謂大忠不當取棹子閱文字且截斷其

語仍對之搖膝因道相鼠及鸚鵡猩猩等章句大忠忍  
弗與校但具奏乞歸奉几筵素穎既再會議再屈乃言  
待親去帳前取稟別遣使來由是惟以公牒往還不復  
會議尋詔忱大忠赴闕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  
十二人斷大辟三千五百九人詔給青苗錢陸田以

二月水田以三月

此據本志  
附年末

祕書丞提舉成都府利

州路買茶公事蒲宗閔奏伏見成都府轉運司每年應  
副熙河路交子拾萬貫客人於熙河入納錢肆伯伍拾

或伍伯支得交子壹紙却將回川中交子務請鐵錢壹貫文足見錢今來川中創置茶場乞迴本錢買銀及交子鹽鈔等却充茶本臣欲乞候茶場將來般運茶到熙河永寧寨等處日將合買迴貨本錢便於成都府交子務充支上件交子十萬貫却勘會本處合買交子時價留充熙河路支用關報川中茶場其茶場只理會鐵錢為課利數目所貴兩路更不差人往來管押般運交子等兼熙河交子遲緩無人收買間不積壓在彼虛占錢

數從之  
此據茶馬司編錄冊七年十二月一日中書劄  
子云云崇寧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蔡京云云可  
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視朝

丁酉四方館使康州刺史王道恭知雄州先是馮行己  
赴闕上批雄州最當北邊衝要不可久闕正官中書樞  
密院可速同選擬進呈因有是命

戊戌詔秦鳳路轉運判官劉定提舉常平等事章案提舉賑救饑民初定言涇原路民闕食常平米不足乞借省倉渭州二萬石涇州德順軍鎮戎軍萬石許之至是

又詔定等提舉

定七年九月九日使涇原

庚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蔡挺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挺先以疾賜告至是從所乞也 權同

判軍器監集賢校理俞充權發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初中書擬差判將作監范子奇上批子奇方知工作次



第未可輟故以命充 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馮京守  
本官知亳州權發遣戶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  
中集賢校理丁諷落職監無為軍酒著作佐郎秘閣校  
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內殿承制楊  
永方追一官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御史臺吏前慶  
州錄事參軍楊忠信檢院吏孔仲卿撫州進士吳無至  
並決杖編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無至永州忠信仍除  
名永不叙用使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

憾使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使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使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使安從

知此蓋使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

禁中有人被甲登殿事據使言

行錄當是宿州狂人孫真也事見九年五月三日戊午據林希野史載孫真事乃是九年四月一日與鄭所言絕不相闕當別有被甲登殿者非孫真也野史真作珍具注在九年五月三日真決配沙島時上亦

疑焉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使乎對曰臣素不識使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聞之陰訪求京與使交通狀或語以京

嘗從俠借書遺之錢米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非京告教何得聞此上以章示京京對實不識乞下所司辨琥又言俠自言京為之主按京身為輔弼政事有所未便自當建議可否豈宜懷貳陰結小人若京實無此俠當坐誣大臣之罪俠雖逐而京之事狀未明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乃言俠事因琥案劾則御史官屬不得無嫌且朝廷不過欲見臣與俠有無往還問遺實迹

耳乞治於他司或遣官就御史臺根究詔知制誥鄧潤甫同推究琥請遣奉禮郎舒亶乘驛追俠於陳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獄官又掠治俠令具疏所以交通者皆捕送獄僧曉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繫考驗取京門厯閱視賓客無俠名潤甫等深探俠辭多所連引

獄久不決臺官皆不得歸

舊錄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丙辰上批御史臺推鄭俠事

追逮命官甚衆而承制官司並不鎖臺守宿間歸私家可令具狀以聞朱本簽貼云本臺奏每夜輪三院直官與差制官一員或二員皆宿各不接見賓客進呈訖合刪令附注此上以其枝蔓有詔趣

結絕璠又言俠事連京理須考實而證左有所畏望未肯盡情通說勘司又被旨催迫無緣窮究況俠毀斥朝政姍罵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見事情明正國典則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盡理根究從之時十二月丙戌也俠素事王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嘗謂安國曰俠前後以書諫丞相不聽得無為人所誤安國曰安國言且不聽子言彼豈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後行之何謂

為人所誤及俠上書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  
能言之者子也能掄揚流布於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  
示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書諷判檢院延  
與坐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  
俠文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監安上門時克臣為鹽  
鐵副使薦之其逐也有求於克臣克臣長子公約諭次  
子駙馬都尉師約饋之師約曰師約連姻帝室不敢與  
外人交請具白金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遺俠以白金

三十兩俠往辭安國安國謂曰子可謂獨立不懼矣於是臺司鞠諷安國及克臣子公約等安國初不承獄吏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為詆譖邪安國即承永方忠信仲卿無至皆嘗與俠游者也獄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狀并問克臣京等皆引罪潤甫及中丞鄧綰疏俠肆意謗訕朝廷議罪投之遠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國厚恩知俠國之所棄而資給

之安國以下士擢置文館而獎激狂妄非毀其兄及永  
方忠信等傳言惑衆尤為可惡雖犯在赦前及元非朝  
旨推究之人據其情狀不可不懲遂罷京政事俠遠徙  
諷等皆得罪曉容勒歸本貫呂惠卿議當俠大辟上曰  
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始惠卿事安  
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儉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  
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  
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



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俠雖薦京宜為宰相然實不識京俠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識絳餘皆未識而琥等獨

斥京蓋希惠卿風旨也

此段用王安國本傳司馬光記聞朱墨兩錄并鄭俠言行錄刪

修鄭俠言行錄云俠既停門局本侯郊需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內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為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為書上之事皆盡一如大臣對御以三路流民之因皆為南北下各有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會河東北陝輔之民

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又聞大臣奏對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畔兵革不息為有天數臣乞問其臣為學周公邪學孔子邪周公作無逸歷陳人君之享國或三四十或五六年皆由嚴恭寅畏天命祇懼治民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則有短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孟子告梁惠王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王無罪歲使孔孟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孟子亦曰天數乎然則羣臣所為學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道而所以相陛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陛下獨立無臣何以為天下臣所謂無臣者非無羣臣無大臣也所謂大臣者非謂大旆高蓋日食萬錢以自肥腩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若高爵重祿則總歸於已清

資美職則分授子弟中使相望於衢路黃金並聚於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海兵革不息則曰天數此為大臣則屠沽僕隸誰不克為又言當今臺諫譬如芻靈木偶人耳又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願陛下登宣德門宣示臣庶臣之所言是耶乞懲戢近臣毋得公肆欺誕以危社稷所言非耶乞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流言洵洵之路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廷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俠既行呂惠卿入對上問鄭俠一小官如青苗免役等事容於道路聞之至如被甲登殿禁中君臣對面言之何聞之速且訐惠卿對曰俠前後所言皆馮京手錄禁中事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也京與惠卿同列議多矛盾惠卿諂事荆公為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寤故惠卿併中之京一日早朝留身奏事上問卿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事何惜自言乃委令鄭俠入文字緣小官論列朝廷大事理自不順略行貶竄物論甚不然京惶駭對曰臣與鄭俠素

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劾京備位輔弼乃結  
交小人使謗訕朝政京奏鄭俠去貶所未逮乞追回對  
證使虛實有歸遂付臺推勘使行至太康忽見奉禮郎  
舒亶來搜衣橐橐中有銀三十星乃王度支克臣所贖  
又得諫疏二帙皆先朝名臣奏橐及韓范司馬等所言  
新法不便事題曰楊君所贈楊君者名忠信時為御史  
臺知班嘗應四月一日詔書言新法不便使監門日忠  
信來謁曰御史臺職在諫爭皆緘口不言足下一監門  
爾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  
書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是時御史皆惠卿黨必欲文  
致京與安國之罪京素不識俠見其數言事屢對判檢  
院丁諷稱之俠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輒咨嗟  
曰當令臺諫不言鄭監門乃能屢入文字耶且為無至  
言馮參政再三稱獎之語然實未嘗使安國傳道禁中  
事諸所從得乃內殿崇班楊永芳語也先是永芳與俠  
隣居每言新法不便且憤大臣誣罔之語多為俠發之

俠罷門局時於太廟街行邂逅秘閣校理王安國安國  
馬上舉鞭揖俠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俠至所居借  
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閣下與家兄  
書家兄主張太過雖安國之言亦不見聽况閣下乎俠  
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  
為小人所誤家兄所見不同自以為人臣子不當避四  
海九州之怨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已方是臣子盡  
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  
州之怨安國以為然至是赴對安國初猶不承直至廷  
辦俠責安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  
之耶天地神祇宗廟社稷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靈皆  
在左右學士欲誰欺安國乃伏獄成俠坐改送英州編  
管楊忠信柳州吳無至道州二人皆真決馮京罷政知  
亳州丁諷落職監無為軍酒稅王安國追毀告身放歸  
田里王克臣揚  
永芳各奪一官

詔真定府邢趙沼磁相州被災戶合

輸預買紬絹及賒買官絹錢並倚閣須夏熟又詔倚閣河東路被災戶和糴糧草

辛丑察訪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不與焉且留以竢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得待其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呂惠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

之而宗孟乃有此奏諫官范百祿言造簿手實告匿有  
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於騷  
動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  
盡數供通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許人人為讎怨禮  
義廉耻何可得哉

據百祿舊傳云百祿為諫官即論此  
令附見宗孟奏後百祿為諫官乃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而七年七  
月十九日方行手實法也

張方平言臣竊聞昨有

新制開列條目自府畿至諸路郡縣令人戶各自供通  
財產手實狀有所隱漏者許人陳告近已施行公私勞

敝鄉閭甚擾但憂增益賦調不復更事生業必有姦猾  
漸相告訐窺圖賞利獄訟繁興政令浸以滋章民德何  
以歸厚況中戶以下鮮有益藏田蠶所收歲有厚薄戶  
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以建  
議者內為之主故當職者人無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  
制蓋以便民為本因以成國之利今茲一事專用撓人  
徒騷擾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伏望聖明博行體問忠  
於國者必言其無益慮於民者當明其非便憂深思遠



早垂止罷庶令億兆欣戴天恩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方平奏令附見  
不知其時也

壬寅熙河路蕃官趙濟忠等見延和殿授濟忠崇儀副  
使餘除官賜袍帶有差 詔蠲懷衛州第四等以下戶  
去年秋料役錢以民乏食故也

乙巳詔熙河路六處置場買馬罷原渭州德順軍買馬  
場 賜真定府路安撫司回易本錢二萬緡從本司請  
佐軍用也 兵部司農寺言諸路每歲解發引見義勇

保甲令定開封府界保甲五路義勇每萬人取一人五路保甲萬五千人取一人庶令逐路霑恩從之 知成

都府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詔延慶優加犒設以招來之議者謂成都府路可市馬故委延慶領其事後延慶又言威雅嘉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大馬請委知州寨主以錦綵茶絹折買從之仍委延慶提舉

威雅文龍買馬在三月十八日令并入此八月一日詔云云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罷

詔中書檢正官有兼局當給添支處增給一處餘官毋

得援例時馬琬范純粹為檢正官又判兵部乞以兵部  
添支為茶湯錢兼給故也

丙午詔大名府澶定二州守城各備十萬人行營軍器  
馬軍二分步軍八分文彥博薛向康衛編排不足以諸  
州軍守城之餘充又不足具數以聞 賜江南東路上  
供米三萬石均給災傷州軍 開封府界京東京西路  
黃牛并水牛角并許通商

庚戌冀州言散直王達與侍禁李可觀等督役治州城

雨壞二十六步法寺當達公罪杖會赦原中書擬達罰  
重難差遣一次上批河北諸城工役方興若容其怠慢  
工成未幾而摧塌恐枉費人力緩急誤事可觀等罰銅  
達決杖 詔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皇城使廉州團  
練使閻士良復五路都鈐轄資序久任士良治平初責  
降後稍復任使至是遂還舊資 詔權御史臺推直官

蹇周輔劾前餘姚縣主簿李逢於徐州初沂州民朱唐  
告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廷筠等言其無結構之迹但

逢謗讟朝政或有指斥之語及妄說休咎雖在赦前且嘗自言緣情理深重乞法外編配告人虛妄亦乞施行

上疑未得實故遣周輔先具初劾大情以聞

哲宗舊錄  
蹇周輔傳

云會有上變告餘姚主簿李逢謀為不道捕繫沂獄部使者請并告人按之謂逢語意雖悖無實狀上疑之遣周輔往至則悉得逢姦狀且連逮宗室子世居詔御史府集臺諫官雜治於中參驗卒無異辭神宗益知其精敏可屬以事即擢開封府推官邵氏見聞錄云呂惠卿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王安石居喪江陵與之同處數年惠卿意欲併中安石也司馬記聞云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道多詭數善為巧發奇中目不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識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

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資用嘗饒卒有賓客十數  
珍饌立具皆以為有歸錢街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  
介甫為相館士寧於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  
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  
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入睦親宅與之遊  
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  
英宗母仙游縣君挽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  
四句易其首尾竄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  
遺甚  
厚

壬子秦鳳等路都運使熊本言收復洮隴開斥土地尚  
未墾闢設官置吏以至招納蕃夷屯聚軍馬支費甚廣  
較其所入惟酒稅市易茶鹽為多而盡歸經略司雖臣

以區區之見粗嘗規畫然而移用本息付任官吏不在  
轉運司令蕃部悉更向順而經略使王韶已被召命即  
金穀調度自當歸之有司中書門下奏欲令本與經略  
使高遵裕同共相度以聞上批可改云宜令熊本與高  
遵裕同共相度轉運經略司合分認管轄事件疾速聞  
奏 詔陝西近經雪寒僵尸滿道深可憫傷其令永興  
秦鳳河東路都轉運司速分遣官收瘞以三司錢給其  
費 賜外都水監丞程昉度僧牒千給濟汴河工費

詔他官權御史中丞不以官職高下雜壓並從本班

七年

九月壬子可考

甲寅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旻言招諭溪洞蠻舒光旦楊晟堅歸順乞各補一官給俸令守其地詔補光旦右班殿直晟堅三班借職詔罷諸將參謀初置三十七將許舉武學生充參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用布衣參謀徒長奔競耳又言今大帥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用有以潰敗收有未嘗經戰陣



有以故羣盜得官者願詳覈其素察所長參任之列甚  
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所至長  
吏不得預然皆狃暴之才可為人指縱未可涖衆也況  
委之辟使臣察官吏小人處此必乖戾願依畿縣舊制  
將佐專部分教閱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上納之詔  
聞永興秦鳳河東路民饑死者相屬累戒監司給錢穀  
賑濟而官吏未悉究心其令逐路轉運司及所差官詣  
所部州軍救恤具死亡埋瘞數上司農寺廊延路經

略使趙高言涉春以來下戶尚多闕食今堡寨城澗未興工者凡四十餘萬工願於常平省倉支錢米二萬貫石募貧民以充役從之

乙卯詔融州融水縣尉蒙鼎換右侍禁充宜融州極邊寨柵主兵任使從知桂州劉彛薦也 詔察訪體量官

使回具所至知州通判為治實狀上中書武臣上樞密院諸路監司提舉司各置簿錄知州通判功過得替前一月就移者離任半月上中書樞密院待制觀察使以

上不用此令

六年八月已卯察訪官先有此令

詔諸路轉運司失計

置錢物及本路自可移用不闕而過為約度妄有申請支撥并妄訴免指占上供錢物者並委三司奏劾又詔開封府人戶去年納外殘零秋稅願納見錢者聽

是日詔張方平歸宣徽院供職罷知青州先是方平與滕甫易任方平又辭上問方平祖宗禦敵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

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大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

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  
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  
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  
患不可聽也上曰慶厯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  
待之方平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  
末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因及契丹事上  
問蕭禧將復來敵意安在方平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  
於恭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

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真情六符數目之英歸  
竟以此得罪令禧黜人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  
尊與彼交口上曰朕念慶厯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  
後之備故脩戎事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者兵禍之已  
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又問河東地界方平  
曰嘉祐二年敵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命館伴  
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藁上之  
詔方平歸宣徽院供職實錄無月日蘇軾銘方平墓云  
方平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方平歸院亦

不記是何時按御集方平罷知青州依舊宣徽使乃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事又按方平新舊傳因辭青州得對面進英宗立神宗手詔十五字遂有是命今併附此墓銘乃不載進手詔事似為方平隱此然本傳載方平自陳徙南京過闕上欲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不可按安石以七年四月罷相方平十月徙南京過闕此時安石不在相位本傳誤也安石言方平不可留京師實三年正月未除陳州以前事蘇轍龍州略志云予從張安道南都聞契丹遣汎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諭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大喜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辯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在慶厯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至燕人有梁濟世為雄州謀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仁宗性畏慎時許公為相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

以答之者耳無深憂也仁宗深以為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時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帷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也令兩朝地界犬牙相入非朝廷所詳若以實答之一付邊臣議定以聞邊臣以疆場為職事敢不盡力而其可否尚在朝廷事莫便於此何必而與之決按蕭禧初以七年三月十九日來此時方平實在陳州未除南京禧再以八年三月八日來此時方平實在宣徽院供職與轍言此事當是七年在陳州時及是冬還朝上聞禧當復來因問方平方平遂具以白上也或方平既白上後在南方更與轍追說舊事耳方平所論蓋專與王安石相反故詳記之陳師道談叢云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馬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眾謂天子脩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



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按師道所云當考姑附注此或當修入正文更詳之

丙辰知郢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乞解官

尋醫從之

此必有故而淑問本傳略不載此當考

以御侍朱氏為才人

詔黃河向著隄岸榆柳自今不許采伐後又詔雖退

背隄岸亦禁采伐初大名府修城伐河隄林木為用都

水監丞程昉以為言故禁之

丁巳詔太宗正司具嘉祐七年自濮安懿王邸從先帝

入內不曾經治平二年特旨轉官宗室人數以聞於是

右羽林軍大將軍衛州團練使仲駢領汝州防禦使漢  
州團練使仲伋領沂州防禦使昭州團練使仲濬領解  
州防禦使楚州團練使仲越領華州防禦使賀州團練  
使仲遷領登州防禦使

仲駢等五人遷官在二月十三日令併書之

權永

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  
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鄺耀  
紅崖清遠鐵冶所收極廣苟即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  
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

如所乞委公弼總制營辦

二月二日二十九日三月五日可考食貨志第六卷載公

弼此奏與實錄並同

戊午鎮南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徐禧為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 詔方農作時雨雪

頗足流民所在令州縣曉告丁壯各歸鄉土並聽結保

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米豆共一升幼者半之婦人準此

州縣毋輒驅逐 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言開濬沱

葫蘆河直河淤田繫浮橋回閉水澁等部役官吏勞績

別為三等乞推恩從之

朱本簽貼云部後賞功常事法不當書遂削去新本仍存之此

可見程昉邀功生事也四月十七日當考

已未洮西緣邊安撫司言去歲夏秋旱羌戶殍死者衆  
自收復洮河羌人止知畏威而未識朝廷之惠今此饑  
歉若官為糜粥振其饑急計米一升可給三人則百石  
當濟三千人矣自二月盡五月給米千五百石費不多  
而惠極博上批依奏速令經略安撫司指揮相度於蕃  
市聚集之地給散如數少即量增之交趾郡王李乾

德表言恩情州首領麻泰溢是本道定邊州人移住恩  
情今改稱儂善美與其屬七百餘人逃過省地乞根問  
先是廣南西路經略使沈起言知恩情州儂善美與其  
家屬等六百餘人歸明至七源州臣勘會儂善美等舊  
係省地七源州管人村峒往年為交趾侵取改為恩情  
州以賦役誅求煩苦來歸不納必為交趾所戮詔聽歸  
明厚加存撫至是乾德以為言乃詔廣西路經略司勘  
會牒報賜乾德詔不許

賜詔不許據  
交趾王傳

又詔秦鳳等路

提舉買馬監牧司相度起發馬綱合住月及所住月如  
何養飼具利害以聞 又詔去年災傷流移戶請過常  
平錢穀檢接實係全戶流移者未得責同保人代輸候  
歸業日取旨仍總具諸縣逃戶數以聞

庚申詔前泉州惠安縣主簿辛有儀與注合入官管勾  
河南府中嶽廟一任仍給本官俸以有儀罷任至南劍  
州遇谿水漲全家溺死故也 權知睦州吳安世言杭  
蘇秀州發遣歸順下吉州蠻人商大商九等十戶於臣

州給以絕戶田五口者一項緣蠻人暴露寢久多有寒饑雖給山地使之開墾未有地利又無隣里借助乞更給口食半年仍乞諸路蠻人請佃未係耕作收成之月從給田後更支口食準此從之

辛酉詔大理寺丞景思誼免勒停贖銅四十斤不為例思誼坐知春州失人死當贖銅三十斤勒停上以思誼兩兄皆戰沒母老無兼侍故也詔河北諸將下兵馬見有差出在諸處屯駐守把者可責立日限令以不

係將下人疾速代歸本將訓練

此據御集

賜景靈宮使昭

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朝陽門外飛猛第一空營修建

佛寺從所乞也

御集

是月雨木冰

實錄係之乙卯

